

藏语言文字

ཐོད་གྱི་སྐད་དང་ཡི་གེར་ཞིབ་འཇུག་གི་ལོ་རྒྱུས། 研究史

完玛冷智 多杰东智 周毛草 /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藏语言文字 研究史

བོད་ཀྱི་སྐད་དང་ཡི་གེར་ཞིབ་འཇུག་གི་ལོ་རྒྱུས།

完玛冷智 多杰东智 周毛草 /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藏语言文字研究史/ 完玛冷智, 多杰东智, 周毛草著.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5
ISBN 978-7-5097-3051-5

I. ①藏… II. ①完… ②多… ③周… III. ①藏语-研究 IV. ①H2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76154 号

藏语言文字研究史

著 者 / 完玛冷智 多杰东智 周毛草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人文分社 (010) 59367215

电子信箱 / renwen@ssap.cn

项目统筹 / 宋月华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责任编辑 / 黄 丹

责任校对 / 刘伟雷

责任印制 / 岳 阳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20

版 次 /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3051-5

定 价 / 49.00 元

印 张 / 11.6

字 数 / 194 千字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 言

据文献记载，起初的青藏高原形成了以苯教文化为核心的早期文明。后来，随着吐蕃时期佛教的全面传播，古老的苯教文化主体地位逐渐被外来的佛教文明所替代，以佛教文化为中心的哲学、因明学、天文学、文学、语言学等得到不断完善，逐步形成了具有高原特色的藏族文化体系。总体上看，佛教、苯教对藏族文化的理解历来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一些各自的观点和特点。就藏语言文字学而言，苯教学者认为，远在早期文明社会，藏族贤哲们就开始研究藏语的语音、词汇、语法、文字，并有不少论作问世；而佛教学者认为，约到7世纪初，藏人才开始研究藏语言文字，创制和颁布使用现行的拼音文字，并有相关论作问世。因此，研究藏语言文字学及其历史，既要研究佛教学者的相关著述，也不能忽略苯教学者的观点，只有这样，才能全面、深入、客观地认识藏语言文字的研究视野及其历史。在此，我们以目前掌握的苯教和佛教藏文文献为依据，按时间顺序，对藏语言文字方面的相关论作、藏语言文字研究的发展情况及其时代特征等做综合性的描述。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藏族藏语概述	1
第二章 古代藏语言文字研究	6
一 古代藏文字研究	9
二 古代藏语语法研究	19
三 古代藏族语音研究	54
四 古代藏语正字学、辞书编纂及词汇研究	64
五 古代藏语术语规范和翻译研究	81
六 古代西藏的梵语声明研究	85
第三章 现代藏语言文字研究	91
一 现代藏文研究	92
二 现代藏语语法、语法研究	106
三 现代藏语语音研究	120
四 现代藏语词汇研究	129

五	现代藏文正字学、辞书编纂研究	141
六	现代藏语方言研究和比较研究	156
七	现代藏语言文字规划及社会使用研究	163
第四章	藏语言文字研究分阶段概述	181
一	藏语言文字研究的四个阶段	181
二	苯教文法研究	187
三	今后藏语言文字研究的发展趋势	187
参考文献		189
藏语言文字研究著述索引		190

第一章 藏族藏语概述

藏族世居青藏高原，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据考古发现，青藏高原的藏族文明至少有四五千年。远古时代，藏区诸侯林立，史前记载有 40 个小邦、12 个小国等。公元 5 世纪前后，藏族各部逐步统一，形成了悉补野、象雄和松巴三足鼎立的局面。7 世纪，松赞干布完成了青藏高原诸部的统一，并征服了阿夏等周边部族，建立了吐蕃王朝，藏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也趋于统一。在赤松德赞和赤德祖赞统治时期，吐蕃王朝的疆域扩展到今陕西、甘肃、新疆、尼泊尔等周边地区和国家。毫无疑问，其语言也在民族的接触、融合过程中发生了重大变化，包括 8 世纪前后吐蕃的语言和习俗等对河陇汉族以及维吾尔、吐谷浑等民族的影响也是较大的。据文献记载，唐使刘元鼎出使吐蕃时，河陇有 22 万唐人陷落吐蕃，不少唐人操持“胡语”；敦煌写经人中有不少汉人兼通藏语藏文等。这些事实都说明，吐蕃时期藏语的变化和藏人与周边民族的频繁接触有着一定的关系。

吐蕃王朝灭亡后，藏语也在地方割据形势的影响下加快分化，逐步形成了卫藏、康、安多、巴尔蒂、拉达克、宗卡等几大方言。就国内而言，学界通常将国内藏语分为三大方言，加上康区较为古老的藏语形式——嘉戎藏语，现代藏语覆盖范围广、使用人口多、群众基础深厚。据 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国内藏族人口

542.2 万人，其中除了少部分人兼用却域话、扎坝话、木雅话等藏羌语内部的一些小土语外，绝大多数藏族人使用藏语。

藏族人口主要集中在平均海拔 4000 余米的青藏高原，东起甘川陆地，西至克什米尔，南及喜马拉雅山麓，北达祁连山下。就中国国内而言，藏族人口主要分布在青海、西藏全境，甘肃、四川、云南的部分地区；从现行的行政区域上看，建立藏民族区域自治的，除了西藏自治区外，有十个自治州和两个自治县，即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海南藏族自治州、黄南藏族自治州、果洛藏族自治州、玉树藏族自治州和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和木里藏族自治县，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天祝藏族自治县，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等，藏区土地总面积达 2249790 平方公里。此外，与这些地方相连或相邻的青海、甘肃、四川等省内其他地方还有数十个藏族乡。

藏语作为一种跨境语言，不仅为藏族使用，还为国内外 80% 以上的门巴族使用，青藏高原的部分回族、珞巴族和青海省河南蒙古族自治县的蒙古族也使用藏语。与藏族杂居的一部分汉族、回族、撒拉族等也兼通藏语。此外，藏语同时也是蒙古族、土族、裕固族等信仰藏传佛教民族的宗教用语，在这些民族民间形成了典型的双语制。四川省的雅江，甘肃省的白龙江，青海省的吾屯、年都乎、康家等地，则形成了藏语与汉语、蒙古语等混合使用的现象，成为国内语言接触研究的热门课题。除了国内藏区，分布于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不丹等国家的藏族聚居区也使用藏语，境外藏语方言如巴尔蒂、普里克、斯比蒂、洛盖、宗卡等，与中国境内藏语相差不大。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藏语作为青藏高原居民使用的主要语言，对周边各族居民的语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创造了丰富的文献。

按发生学分类法，藏语通常被归为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藏语支。语言学家们用汉语和藏语来概括这个庞大的亚洲大陆语系，将藏语与汉语并列，足见藏语在语言研究中的价值和地位。

综合分析各方言，我们可以将现代藏语的特点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①浊音清化，而安多方言等保留的浊音主要来源于古复辅音浊基本辅音。②复辅音声母趋于合并、简化等，一部分地区保留有带前置辅音的二合复辅音声母，少数地区还有少量的三合复辅音声母。单辅音音节一般有 30 个左右，如拉萨话中有 28 个，康区德格话有 42 个，安多方言道孚话等还保留较多的古复辅音声母。③单元音增多，单元音多的达十六七个，如拉萨话；少的只有 6 个，如夏河话，产生了鼻化和非鼻化两类真性复元音，是为后起现象。④卫藏、康方言元音有长短区别，并与声调有互补关系。现代藏语声调有区别词义和语法意义的功能。在不同的方言土语中，声调数量不等，一般是 4 个，如拉萨话有 4 个，贡布话有 6 个。安多方言和拉达克方言等则无声调。⑤辅音韵尾趋于简化。复辅音韵尾简化为单辅音韵尾，一般有 8 个，保留韵尾较多的是拉达克方言、嘉戎藏语和安多方言，最少的是康方言。⑥谓语属于后置表达系统（即谓语的语法意义由谓语及其后面的成分共同表示）。⑦动词只保留简化的屈折变化，在有些方言中多失去独立表达语法意义的功能，但有比较丰富的时、体范畴。⑧有丰富的助词，基本上分为三类，即结构助词、时态助词和语气助词。结构助词在藏语语法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相当于藏语语法中所讲的格助词。⑨有丰富的敬语。敬语是社会等级、尊老重师及社会道德在语言上的反映。⑩形容词和部分派生名词有构词后缀。

藏语词汇大致可分为名词、动词、数词、形容词、代词、连词、副词、助词和叹词九类。动词有比较丰富的内部屈折变化，其体态的语法范畴，最多的有八种体，如拉萨话的现行体、将行体、已行体、完成体、结果体、即行体、方过体和未行体。动词还有及物动词和不及物动词、他动词和自动词、自主动词和非自主动词等的区分，藏语构词方法包括复合法、派生法以及重叠法、词根加表示色彩程度的重叠音节、四音格结构等。

藏语是 SOV 型语言，以形态或形态兼虚词等为其主要语法表

达手段。其句子成分有主语、谓语、宾语、定语、状语和补语。一般情况下，形容词、数词、指示代词作修饰语时，在中心语之后；人称代词、名词作修饰语时需加领属助词，置中心语前；动词、形容词的修饰语一般在中心语前。

藏族有本民族的文字。藏文是一种在共同的藏语基础上创造，源于印度的辅音性音素文字，即一种以辅音为主的音素拼音文字，自成体系，历史悠久。藏文有30个辅音字母和4个元音符号。辅音字母的排列，每4个为一组，共7组半。1~5组的排列顺序是舌根音、舌面音、舌尖音、唇音、齿音，即按发音部位从口腔后部逐渐向口腔前部依次排列，各组内部以清不送气、清送气、浊不送气、鼻音排列；第六组以后是擦音、颤音、边音等。其字母表中，辅音字母和元音字母分别排列，元音符号不能独立使用，要加在辅音字母的上面和下面。藏民族充分使用并发挥藏文字的作用，丰富和发展自己的独特文化，形成了以十明为核心、以佛教文化为中心的文化传统，创造了浩如烟海的藏文文献，它们是人类文化宝库中璀璨的明珠。

藏文字的创制和应用，增强了藏民族的凝聚力，极大地促进了藏族文化的发展和藏区社会的进步。同时，藏文本身在引进先进文化的漫长进程中，不断发展完善，更加规范、科学。今天使用的藏文，就是经过历代“厘定”规范后的文字，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 (1) 是一种先进的拼音文字，拼读、书写容易，表达功能强。
- (2) 自左向右横写，复辅音声母采用字母前面和上下叠写的方法。
- (3) 词或字不分写，音节之间用隔音点分开，句子和分句用竖线区分。
- (4) 是一种按历史规范拼写的超方言的拼音文字表达系统，虽然不同方言区有一定的读音差别，但正字法各地统一，可在各个方言区通行。

通行的观点认为，藏语言文字研究始于吐蕃赞普时期，苯教学者甚至认为其有更久远的历史。一般认为，吐蕃松赞干布时期，图弥·桑布扎新文字的确立和使用，以及《授记根本三十》(lung du ston pa rtsa ba sum cu ba^①，以下称《三十颂》)和《授记字性之入法》(lung du ston ba rtags kyi vjug pa，也译为“文法根本人性论”，多译为“音势论”，以下称《音势论》)的问世，开创了藏语语音和语法研究的传统。在不断吸收和介绍印度梵语语言学的学科发展历程中，藏语的语音、词汇和语法研究不断丰富、发展、完善，从而形成了以文法为核心的严格意义上的藏传语言学科体系，一直影响到当代的语言文字研究。这些研究基本上遵循师徒传承的学术传统，服从和解释师承的研究流派，主要研究书面语中的各种规则 and 变化，直到中世纪司都、札德、赛多等文法大家的著作问世，其主要研究方法和理论基本上已自成体系，趋于定型。

20 世纪初，随着西方人文思想在藏族高层知识界的传播，语言文字的研究传统受到质疑和冲击，以更敦群培为代表的新知识阶层，对藏语言文字研究的传统权威提出了挑战，他们通过考察、实证、比较等方法，提出了许多有别于传统学术的新思路、新观点、新方法，并在 20 世纪后半期随着语言学科的不断发 展，得到了空前的飞跃发展。根据这个思路，我们把藏语言文字研究的历史从大的方面分为古代和现代两个时期。

① 本文使用的藏文拉丁转写为：k、kh、g、ng、c、ch、j、ny、t、th、d、n、p、ph、b、m、ts、tsh、dz、w、zh、z、v、y、r、l、sh、s、h、a 以及 i、u、e、o。

第二章 古代藏语言文字研究

藏族有着悠久的语言文字研究历史，确立了一套严整、系统、完善的语言研究理论和方法，形成了本民族特有的语言文字研究学术传统。在以往的文献中，藏族本土传统学者把语言学看做是藏族传统五明文化〔分别为工巧明、医方明、声明、因明和内明。用现代术语讲，应当是工艺美术学（包括绘画、建筑、音乐、手工艺等）、医药学、语言学、哲理逻辑学、佛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称为 *sgra rig pa*（即声明）。学界经常从实用和规则的角度来阐述其定义，即语言学是纠正话语错误，消除语言障碍，以使人类语言和书面创作规范化的学科。这是历代藏族学者对语言学的普遍性解释。不管是梵文的，还是藏语的，有可能因为把文字和佛学紧紧地联系起来，而使藏族传统的语言学成为以书面规范语言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传统文法学理论。

从历时语言学科的研究看，藏族传统语言学有自己独特的历史和传统，有适合自己语言实用规则的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这些方法和理论来自于古印度语言学家的成就。但是，当研究藏语的学者们发现梵文和藏语之间的明显差异，发现梵文语法和规则不适合用来描写和解释藏语时，这些本土的和来自异域的语言学家们选择了新的途径：扬长避短，对梵语语法做彻底的深度剖析和全新的改换，使之适用于藏语实际，且使其理论和方法不断趋

向本土化，最终形成了建立在梵文语法基础上的新的藏传语言学科体系。因此，我们既要强调藏传语言学是古印度语言学的继承和发展，又要强调它是一门独立的、自成体系的学科。

作为藏传五明文化中重要的一支，从广义上讲，传统意义上的声明，还囊括小五明的修辞学、词藻学、音韵学等，是一个很宽泛而且独立和重要的学科概念。从这个角度看，除了语言学本体研究对象——梵文声明、藏文文法外，传统的音韵学、正字法、修辞学、词汇学（以词藻学和古今词汇比较为主）、戏剧学等，也是藏传语言学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从狭义上看，藏传语言学包括两个部分，一是专门研究古印度天城体语言的梵文语法学，即阐述书面创作所需语文不共三支——梵文的性质（byings 或者 rang bzhin）、词缀（字缘、结构 rkyen）和组合变化规律（或屈折形态变化，rnam vgyur），称为声明（sgra rig pa），是古印度梵语（Sanskrit）的专门语文学。一是研究藏族语言文字和语法问题的传统文法，它以7世纪藏族语言学家和吐蕃王朝丞相图弥·桑布扎的《三十颂》、《音势论》，以及正字学为基础，描述藏文的格语法、虚词、动词形态变化、字性音势以及用字搭配等语法规律，通称为言语表达学（brda sprod rig pa）。作为符号交际的辅助功能学科，我们也往往把正字法（dag yig）归类为传统语文学的一个方面。在叙述语言问题时，常常将文法、字性、正字三个部分联合描写，谓之“sum rtags dag gsum”，正字法在传统语言学中的地位显而易见。

为了保持学科分类的科学性，《甘珠尔》的目录编写者尊巴·次臣仁钦等一些史学家和文化研究者却把天文历算学排除在外，将声明以及修辞学、词藻学、音韵学、戏剧学等通称为 tha snyad rig pa（即符号学）。在研究语言文字时，声明也可以泛指语言学，而不仅仅局限于研究梵文的学科，所以声明、符号学、言语表达学往往指同一个概念。除了梵文声明传统，《东噶藏学大辞典》则把藏语语言学归结为“三十颂”、“音势论”、“正字学”、“双语合

璧”、“异名集”五个学科。我们认为，这五个部分分别是研究语法、语音和词汇（后三类）的传统学科，史学家等研究文字发展的历史也是语言文字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除了图弥以及其他少数早期文法学家，开创藏传语言文字研究新面貌的伟大学者是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以下或简称“萨班”），这位获得“班智达”荣誉的中世纪西藏名僧，使藏族的语言文字研究以及相关学科成为独立的研究体系，促成了藏语言文字研究特有的学术传统的形成。第司·桑杰嘉措（sde srid sangs rgyas rgya mtsho）的《蓝琉璃》（bee dvury g - yav sel）说：“图弥学通声明和文字，自印度学成归来，乃创作了符合吐蕃语言实际的八部声明著作，成为历代学者遵从、学习之用。但作为语言学科及其分支，藏族传统文化中的声明、修辞学、音韵学、词藻学和戏剧学，是经萨班才得以发展的。”故此，我们以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1182~1251）作为古代时期第二个文法时代的开端。这位班智达留下了不少优秀的语言研究作品，收入《萨迦五祖文集》的有《声明入门论》（sgra la vjug pa）、《语门科判》、《启蒙读法解说》（byis pa bde legs tu vjug pavi rnam bshad）、《文字拼合法》（yi gevi sbyor ba）、《涅槃点拼合法》（rnam par bcad bya ji ltar sbyor tshul）、《梵文念诵法·果生花》（sngags kyi bklag thabs vbras bu vbyung bavi me tog）、《声明略摄》（sgra nye bar bsdus pa）以及《语词库藏》（tshuig gi gter）、《韵律诸种花束》（sdeb sbyor sna tshogs me tog gi chun po）和《正字拼读宝海》、《声明慧照论》（sgravi bstan bcos shes rab vphro ba）等，为藏族历史语言研究开创了新的天地。这些著作发展了西藏的文法学，为文法学的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后世学者如尊巴·次臣仁钦等认为“小五明”自萨班始，重在肯定其学术研究的历史地位。

在古代后期，文法学家们进一步总结和发展古代早期和中期的语言研究成果，最终把语言研究引入书面语和传统正字法的研究范畴。这虽然使文法研究更加深入和发展，使对书面语法、文

字音位系统的解释和论证更加深刻和理性，但并没有更多的创新和发现。辞书和正字法是除文法以外又一个比较重要的研究范畴，我们根据佛教和苯教的学术传统以及正字法、辞书发展的历程也将其分为若干时期。除此以外，语言研究的其他领域在古代时期发展相对缓慢。同时，由于水平所限，佛家五部大论等所讨论的语言哲学等问题，并没有被纳入我们的研究范畴，实为一大缺憾。

在古代时期，许多苯教学者虽然不赞同佛家的文字和文法理论，但还是吸收了佛家的语言文字研究方法，形成了与佛家“大同小异”的语言文字研究传统，尤其在古代后期的文法、正字法和藻饰词研究中，能够明确地觉察到这种趋势。

总之，传统藏语语音、词汇和语法研究有如下特点：①作为拼音文字，藏文文法研究的成绩相对突出，能够反映各个时期的语音和句式特点，有利于对历史语音、语法做系统的考证和研究。②藏族语言文字研究以梵文语法研究为基础，努力走本土化发展的路子，对梵文文法做了更进一步的创新与发展，总体上起点高，发展快，没有套用梵文文法，形成了藏语文法体系。③藏族语言文字研究历史悠久，成果丰硕，以格语法和语音研究为主，覆盖了语音、词汇、语法、辞书、语义等诸多领域。④但也有缺陷，主要是由于历代主要学者遵循《三十颂》和《音势论》的理论规范，世代传承，僵硬保守，攻击和反对语言研究的创新与发展，对新观点和适应活的语言的理论观点没有提供应有的发展空间。

一 古代藏文字研究

在古代社会，早期吐蕃文献就反映了藏文相关问题的研究论述，在一些历史文献著作和文法著作中，常常分述或者专列章节探讨文字的有关问题。这些问题主要集中在藏文的起源和创制、规范等方

面。他们把文字看作记录各种语言的同一符号系统，藏文把文字叫 yi ge，根据梵文原义，代表“不变者”这个概念，当时似乎具有相当于国际音标的作用。所以在一些通论性的著作中，往往谈到人类文字的起源、印度文字的种类等问题。早期的历史文献多说世界或印度周边有文字 64 种，同时介绍藏区的文字类型和各种字体。这些著作中，对后世影响较大的，要数第司·桑杰嘉措的《白琉璃》(bee dkar g - yav sel)。该书认为有梵文等 64 种文字，但并非全部传入藏区。尊巴·次臣仁钦编写的《丹珠尔目录》之《五明概要》(rig gnas lngvi rnam bzhaq，民族出版社 1981 年出版)中，则把文字归入五明的工巧明，并把古印度文明时期的语言分为 64 种，除了个别语言，目前我们还不能把这些语言同上古时期的世界各民族语言相配对。他根据佛学著作对文字的概念、语音的产生、发音的基本原理、文字的种类、藏区的文字和字体等进行了简要介绍，并将五明的一个大类——语言学 (sgra rig pa，声明) 的主要研究对象概括为字缘 (rkyen，即梵语形态屈折变化中的媒介字)、格位 (rnam dbye，也称格、啞声，是指梵语名词的格变化。梵语可以通过格的语尾来判别词语在句子中所处的地位，所以也称判位格) 和连声 (mtshams sbyor，是指梵语中名词的性、数、格以及动词时、体等屈折变化中的音变以及书写形式的变化规律) 三个方面，同时对梵文的词性、词根及组词规则、语言要素分析法等作了介绍，把图弥、萨班和弥德的著作视为重要和权威的文法作品。

这些著作所记录的释迦牟尼在世时有 64 种文字的说法，源于印度的佛学著作 mdo rgya cher rol ba。文中还引用了佛学《俱舍论》、《释量论》、《现观庄严论》等的观点和论证，而这些佛学论作恰好是研究语言文字基本概念和原理的哲学与理论基础，故成为语言文字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摄类学》等思辨性的藏学作品中也经常涉及语言文字、话语和主题等问题及其相互关系的讨论，指导语言研究遵循正统的佛家思维而发展。有些时候讨论具体的声学、语音、语法和言语表达等问题，如把声音分为有

执受大种所成声 (zin pavi vbyung ba las gyur bavi sgra) 和无执受大种所成声 (ma zin pavi sgra), 各分有记别音 (lun gdu ston pavi sgra) 和无记别音 (lung du mi ston pavi sgra), 悦耳 (skyan pa) 与不悦耳 (mi snyan pa) 等几类; 文字所记录的是有执受大种所成为有情之记别音等, 从而讨论更广泛的语言问题。

藏文起源和发展问题的研究, 是藏族本土学者的研究重点之一。这类研究主要散见于历史文献和文法著作中, 较少见到专门的文字学论著。最早的讨论见于吐蕃时期。比如在敦煌古藏文历史文献中就有“吐蕃原本没有文字, 该赞普 (松赞干布) 时产生”等记载, 但比较笼统。公认为最早记录有关文字创制事件的历史著作是《嘛呢全集》(ma ni bkav vbum), 这部假设为松赞干布宝训集的文献最早提出吐蕃在松赞干布以前没有文字, 是由图弥参照印度文字新创的这一观点。该书还在《法王松赞干布事迹》第五节和《国王事迹二十一辑》第四辑中记载了松赞干布派图弥游学天竺, 创制藏文的过程。该书指出: “在图村芦日卡地方, 有图弥·阿努惹达之子, 名图弥·桑布扎者, 少年聪慧, 乃派往天竺, 携带黄金一升, 学习梵文, 返藏, 乃创文字。”相传为莲花生所著的《五部遗教》[thang yig sde lnga, 1285年由乌金岭巴 (ao rgyan gling ba) 发掘], 说在松赞干布时期, 开创宏兴正法之俗, 翻译家图弥·桑布扎迎请印度译师及文字学家, 将纳嘎热文、乌尔都文译为吐蕃楷体和草体。作为伏藏作品, 《柱间遗教》(bkav chen ka khol ma) 也记录了同样的历史。但同时被看做伏藏作品的《译师学者遗教》(lo ban bkav thang) 则记载说: “吐蕃人勃律·托桂阿努, 学习印度文字成专家, 乃取梵文五字母, 造就藏文三十字。迎请克什米尔人阿难达, 译造《白莲经》等, 乃是译师图弥·桑布扎, 此为译经业之先。”把图弥·桑布扎记载为最早的翻译家之一。后世大多数藏文学者, 常常把图弥·阿努看做是图弥·桑布扎的父亲, 或者多认为是同一个人。

这些重要文献中对于藏文的研究, 将有关藏文创制的功劳一